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完成使命中提高心性 在正法修煉中修成新宇宙正覺

《明慧網第十九屆中國大陸大法弟子修煉心得交流會稿件（七）》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www.minghui.org



图：明慧网举办的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于十一月七日开始，十一月二十日结束。敬请各地同修们关注，比学比修，更精進，快提高，多救人。

目 录

◆明慧网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七）

在艰难中面对埋怨仍向内找	3
心性修到位 转机在眼前	12
被抓后深刻向内找 从人中走出来	18
在制作资料和通讯报道中实修	23
整体配合 两次成功营救同修	29
在律师职业中走入实修	36

在艰难中面对埋怨仍向内找

文：东北大法弟子

【明慧网】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同修们好！

在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之际，我把自已参与营救被迫害的同修的一些经历与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

一、在突如其来的矛盾中挖出人心

二零二零年，我参与了对本地H同修的营救。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之前参与营救的几位同修都陆续离开了营救小组。其中D同修离开后，从另一位参与营救同修那里了解到了有关营救的信息，加上之前他对营救项目的一些看法，今年年初，D同修突然在信箱里留言，提出了对营救的建议。特别是针对我个人的意见与批评，言辞还比较激烈。

面对突如其来的矛盾，我本性的一面知道这是考验，要守住心性。但人的一面还是被带动了，内心起伏不平，委屈、怨恨、不满、爱听好话、不让人说的心都冒出来了，不时的往出返。

因为当时对H同修的营救，到后期基本就剩下我和另一位同修了。那位同修主要是配合发正念、配合我联系家属，而上诉、申诉、控告等法律文书及邮寄给各部门的真相资料都是由我来准备，还要与论坛专家沟通、做家属工作、联系律师、会见同修等等，很多事情都要做。

面对矛盾，当时我人心最大的委屈及抱怨就是：不参与，还总是提意见。本来营救项目就急需人手，你们不但不参与，还当个旁观者挑毛病。为什么不参与进来，圆容整体、弥

补不足呢？只我一个人去做，我的能力、精力和体力都是有限的。什么都要做，还得做好；做不好还得被指责；造成了损失，还要承担责任……

我用人心越想越有理，甚至还产生了对D同修的极大不满：你都不参与，你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吗？传话的同修说的是他自己的认识，能代表我吗？你知道我的真实想法、做事的出发点是什么吗？你连论坛都不上，对法律都陌生，凭什么对人家的文件质疑和否定？随便就以此给人家扣帽子、定性了？……

当时冒出的所有这些想法，都成了我不能够无条件向内找、修自己的理由。我以各种借口，为自己的人心开脱。那几天，对同修的不满都写在了我的脸上。身边的同修提醒我说：“谁对谁错，又能怎么样呢？”同修的话提醒了我，使我开始冷静下来，向内找自己。

D同修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明明他指出的问题不是那么回事，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表现呢？D同修之前参与过营救项目，有一个阶段我们配合的还比较默契。他自己也说，自己长期处于一个状态无法突破。而在参与营救项目后，明显的感到自己有了提高和变化，找回了修炼的热情。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D同修渐渐的就不再参与了，最后离开了营救项目。

现在回想起来，与D同修配合时，他经常与我们交流和强调的就是：要修自己，提高心性，这样我们做的事才会有法的威力，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否则，虽然做了，但只是在常人这个表层空间起一点作用，甚至不起作用。D同修注重向内找，修心性，而这方面恰恰是我最欠缺的。同修正是因为看到我只做事而不提高心性，没有实修状态，才不愿与我配合的呀！

D同修虽然不参与了，但还在关注，看到问题还能直言

不讳的指出来，完全没有当老好人、怕得罪人的心，出发点也是为法、为同修负责，这不是很难得吗？

而他指出的问题，不在于对不对、或者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主要是看在矛盾面前，我动不动心？是否无条件的找自己？如果D同修不用激烈的言辞来表达，怎么能暴露出我那些执著与人心，刺激到我那些长久以来被包裹的严严的、不让触碰的物质呢？

二、放下自我 主动参与营救

年前，D同修组织了一次面对面交流。我也希望借这次交流的机会，能够让大家对营救项目中的一些具体内容有进一步的了解，消除同修的误会与不解。同时也期待通过此次交流，能有更多的同修关注营救、参与到营救项目中来，增加整体营救的力量，因为那时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参与了。

为了保证交流质量，我用了一天的时间来准备交流稿。可是因为那时同修们都还抱着强烈的执著自我等因素，交流氛围缺少祥和与纯净，交流中也没有体现出人人向内找、圆容整体的修炼状态，感觉上整体不是在往一起聚，而是在往外散，交流的效果不尽人意。

而就在交流后的大概一周时间，F同修就遭绑架迫害。虽然我平时与F同修接触不多，但年前那次交流，F同修及她的两位亲人同修都参加了。当时F同修保持沉默，一言未发。

迫害发生后，我突然意识到，在此之前看似针对个人而来的尖锐矛盾的产生，虽然有个人修炼提高的因素在其中，但实质上也是旧势力与邪恶因素有目地的安排。它们在借修炼人还没有修去的人心与执著，在同修间制造矛盾与间隔，造成同修之间互相不信任，对营救项目也产生了负面和消极的看法。以至于在迫害发生后，没有达到第一时间形成整体，营救同修，错失了最佳的营救时期，也错过了最好的营救机

会。这是因为个人修炼有漏、整体有漏而被邪恶钻了空子，加重了邪恶对同修的迫害，给整体造成了损失。

认识到这些后，我首先在法中归正自己，放下自我，放下之前在矛盾中产生的对同修的负面想法，同时消除另外空间的间隔因素。我与另一位同修配合，很快联系了F的亲人同修，敞开心扉的交流：我们是一个整体，会尽全力协助营救F同修。F的亲人同修感受到了这份诚意，之后主动找我们配合营救。

虽然F的两位亲人同修当时的修炼状态无法达到同修们的期望，过程中也表现出了诸多的人心，有时也会让人感到真的着急或者失望，但我还是要求自己，尽量去考虑她们的修炼状态，尽量对同修多一些理解与包容，少一些指责和埋怨。

如果给同修提供的自己认为对营救再有利的意见与方案同修不接受、或者不愿去做，那我也不要感到失落，更不可抱怨，仍要保持修炼人的心态。因为即使暂时不能达成共识或无法配合，也绝不能与同修产生矛盾、间隔，因为这样只能削弱整体的力量，影响营救同修。

三、矛盾中再去人心

虽然我有了这样的认识，但有一次，我还是没能守住心性，与F的一位亲人同修发生了争执。当时她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她跟不上我的进度，有些事她不能马上做到，让我不要过于要求她，她会感到有压力。她一再的强调“跟不上、跟不上”。

我听到这些话，当时心里感到有点委屈。我想，我已经在很大成度上去理解和包容你了，我也没说你、指责你呀？就怕说重了刺激到你。再说，我也没怎么要求你呀，怎么还这样说我呢？因为我急于解释，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越

说声音越大。而我越解释，同修越受不了，最后我们争论起来。其实当时所有的辩解，我都是在为自己的人心开脱。

此事过后，这位同修就不象之前那样信任我了，我的言行伤害到了她。我也没有及时的向内找，用法对照、归正自己。最终F的两位亲人同修没有选择与同修配合走亲友辩护、讲真相救众生的路，而是聘请律师走完了一审阶段的法律程序。

反思这次的冲突与矛盾，为什么同修会这样说我呢？我自认为对同修的理解与包容达到法中的要求了吗？我说出的每句话体现出修炼人的善与慈悲了吗？达到修炼人的标准了吗？真的达到那么纯净了吗？

师父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地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來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1]

对照师父的讲法，我差的太远了。我自认为是无私为他的，其实并没有达到完全为别人好，往往是带着自己的观念与认识，站在自己的角度、带有自己目地性的去想问题、去要求别人。言行举止还经常表现出那么强势，说话咄咄逼人，缺少善，更谈不上慈悲，难怪同修感到有压力。

想想同修，既要面对来自不修炼的家中常人的压力，还要面对来自同修内部的压力，还要面对邪党迫害所造成的压力，同时还要面对亲人遭受迫害时自己如何修心去执、如何提高的因素。同修曾说：“有谁能理解我、体谅过我的感受？”当时听到这话，我心里想：你的亲人在被迫害中，不赶快营救，还让别人体谅你？当时没有设身处地的考虑到同修的难处，对同修的状态又急又怨。

其实不管同修怎样表现，那都是他现阶段的修炼状态，他现有心性的体现，这个过程是他修炼的一个过程；不管同

修是否能参与营救自己的亲人，做与不做，那也都是他自己的选择。我不能因为同修达不到我所期待的状态，就对同修产生负面的想法，更不应该指责、埋怨同修。

通过这些经历，我深切的体会到，参与营救项目的同修在营救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首先修自己，向内找，时刻不忘自己是修炼人，要求自己心性的提高，而不是去要求别人。只有符合了法，所做的事才会更加纯净，所带的场才会祥和慈悲，善的力量会使人发生变化。我们达到修炼人的标准，无边的大法会为我们展现法的威力。真正能改变我们、使我们提高的就是法。

四、用心营救 做而不求

在营救项目中，我最大的体会是，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去做，脚踏实地的做，用心去做，做而不求。参与营救同修、救度公检法司众生要持之以恒。

两年来，我参与过对本地几位同修的营救。其中有一位同修只听过其名，没有接触过，这里称C同修。刚刚过完年，就传来了C同修被绑架的消息。后来听同修说，有同修去找过C的家属，但谁都不管，而且有一位亲人是同修，也不管。还听到同修说出一些对C同修负面的评价。

我想不管怎样，同修遭到迫害，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不闻不问。于是，我请同修帮忙联系C的亲人M同修。可是人还没联系到，紧接着就来了疫情，本地所有小区被封，无法出入。一晃，C同修被绑架已经三个月了，没有任何消息，据了解，本地没有同修去参与营救，我心里就一直想着这个事儿。

一天，我起早到一位同修家说起此事，恰巧这位同修知道M同修家的地址，但没去过。我俩立即起身前往，没费周折，一下子就找到了，M同修也正好在家。

起初M同修一直在抱怨自己的亲人，说C同修如何如何强势，哪方面哪方面不好，有什么什么缺点。正说着，M的孙女突然推门进来说：“奶奶，锅着火了。”M同修处理完，回来后还抱怨孩子不注意。我说：都着火了，是不是提醒我们营救亲人十万火急呀？你总是抱怨，是不是火气太大了？此时，M同修也冷静下来了，同意带我去找C同修的丈夫，联系律师会见。

当天我们带上水果，见到了C同修的丈夫。我说：“建议第一步先找律师会见，了解一下你妻子的情况，这个费用我们出。也不需要你做什么，只给我们出相关的手续就行了。我和你妻子不认识，是听说了这事来的。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你家的事就是我们大家的事，我们不能不管。”C的丈夫同意了。

当晚，我们又去了C的丈夫那儿，准备了会见所需的手续。隔天律师就顺利的会见了C同修。会见那天，C的丈夫和M同修都去了。C的丈夫主动拿了律师费，没让我们出。他说：“不是钱的问题，总被迫害，我们都受够了……”

我能理解家属的心情，但更知道营救同修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在半年多的营救过程中，我与同修们配合，联系律师会见C同修，帮助她记起师父的法，向内找，归正自己；帮助她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增强她反迫害的信心；加持她的正念，让她知道亲朋好友都在外面积积极的营救她，支持鼓励她，让她感受到大法弟子整体的力量。

之后，M同修也在同修们的鼓励与帮助下，以亲友辩护人的身份参与了对C同修的营救。M同修每天学法、炼功、发正念都很到位，但是在参与营救过程中，却表现出时好时坏、反反复复的修炼状态。我与同修把握好自己的心态，不急不怨，也不放弃，一次次的与M同修交流，帮助她排除自卑心理，清除负面思维。M同修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

提高心性，克服了重重困难，战胜了各种人心，一路坚持走到今天。

一次，M同修又产生了要放弃的念头。当这念头出来后，那几天她觉的自己迷迷糊糊的，学法迷糊、炼功也迷糊，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她觉的自己的状态突然不对劲了。她的孙女说：“奶奶，其他同修都没放弃，你咋就轻易放弃了呢？”M同修还说，梦中她和同修一起拔大葱。她悟到，是师父在点化她要往前冲。

交流中同修们悟到：我们选择了营救这个项目，我们就没有回头路，只能往前走。只有做好，不能为自己不做或者做不好找任何的理由与借口，因为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

五、把同修的亲人当作自己的亲人

邪恶对同修的迫害，最痛苦的是他们的亲人。在失去亲人的日子里，他们孤独寂寞、迷茫无助，承受着打击，忍受着痛苦，感受着度日如年的煎熬……

被迫害的同修的家属及亲人，无论是支持家人修炼、明白大法真相的，还是一直持反对态度的，哪怕其亲属也是大法弟子的，其实这个时候都需要别人、特别是大法弟子去安抚和帮助，让他们在心灰意冷时感受到温暖与鼓励，让他们在困境中得到及时的援助，让他们在点点滴滴的关心与问候中，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与无私。

今年中秋节前，我们同修一行三人，共同看望了五位被迫害的同修的家属（亲人）。这五位同修，有被绑架、非法关押不久的，有在狱中遭受迫害的，还有刚刚被中共法院冤判的。

此行前，同修们在一起进行了交流切磋，明确了此次看望同修家属的意义，就是一次节日的问候，不给家属任

何的压力。同修被迫害，同修的亲人也是我们的亲人，我们大法弟子是整体，把大法弟子的善留给他们。

我们带上事先准备好的节日礼品，附上中秋贺卡，写上我们的祝福与问候。同时，加上一张《事实还原 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真相传单，再加一个真相播放器。

因为我们抱着一颗无私为他的心、纯净的心去做，因此整个过程非常的顺利。我们没有预约，也没打电话，可每到一家都有人；平时见不到的亲属也意外的见到了；需要刷脸的小区我们也都顺利的进去了，整个过程畅通无阻，没有任何干扰。

而且与家属交流的效果也非常好。之前对同修抱有戒备心理的家属，此次也敞开心扉的与我们畅所欲言。有一位家属之前总是面无表情、一言不发，此次竟然也露出了笑容，还主动和我们说话。有一位家属看到我们来了，热情的给我们拿饮料，表示欢迎。还有一位家属看到我们就象看到自己的亲人一样，什么心里话都跟我们说。我们离开时，他还恋恋不舍。

我的体会是，把被迫害的同修的亲人当作是自己的亲人，真心实意的去对待他们，身体力行的去关心帮助他们，过年过节的时候，别忘了去问候一下这个群体的众生，他们也同样需要我们救度。

注：

[1] 李洪志师父经文：《精進要旨》〈清醒〉

心性修到位 转机在眼前

文：辽宁大法弟子 蓝凤

【明慧网】我是一九九七年得法的。那时的我走到了人生的低谷，经历了人生所有的酸甜苦辣。由于劳累以及家庭矛盾，我积怨成疾，争来斗去，得了一身病，身体垮掉了，后来又患了乳腺癌。人生走到了尽头，也没有把人生看透看穿。

终于我在大法中找到了人生的答案，明白了真、善、忍就是做人的准则，生命的航标。每个人都在苦苦求索，不知道来世的目地，许许多多疑问不得其解。但是不管是谁，只要拿起《转法轮》一看，里面写的一清二楚，就再也不会迷茫了。下面我把自己这些年的一点修炼体会，与同修交流。

一、经历过的神迹

一路走来，我经历了许多神迹，其中都有师父的慈悲保护。

二零零五年的一天，我头一天晚上洗的衣服晾在阳台外面，早上下雨，我踩着凳子去收衣服，收完后双手抱着衣服踩凳子时踩空了，脑袋一下撞到暖气片上，磕出了二、三厘米长的大口子。我一下子晕过去了，脸色惨白、象死人一样。丈夫吓坏了，赶紧来看我。

这时候，我经历了元神离体（就是常人说的灵魂出窍）的过程，我真实的感受到了。元神往身体外走的时候，先是脚没了知觉，逐渐往上手没了知觉，再往上眼前就一片漆黑，然后元神就出来了。这时我一下想到：我是炼功人，我有师父，我还有使命呢，我不能走，我得回来。这样，我的元神就回到体内。回来的时候，眼睛就亮了，能看见光了，然后手有知觉了，再然后脚有知觉了，人醒过来了。

这时我看见大家都很担心我，我说没事。丈夫把我扶起来，我自己坐到床上，盘腿发正念，之后什么不适的感觉也没有。抓手纸擦擦头上的血，然后开车从大连回吉林老家，五百多公里路，共十一个小时，什么都正常，没有任何不良的感觉。

我弟媳的六妹在农村种木耳，干活不小心踩在木头上，不慎摔倒，花了四千多元治疗，还落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还有我丈夫的外甥一天下雪骑电动车去接妻子，不小心摔倒在雪地里晕死过去，此后两、三年手不能拿东西，脑袋不记事，现在八年过去了，手还不能拿太细小的东西。他是个年轻人尚且如此，而我已经将近五十岁了，没用任何医疗的办法，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大家见状都赞叹大法的神奇超常，都佩服的没话说。我现在脸色白里透红，身体轻盈，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认识我的人都夸我气色好、腰板直、身材好。

有一次，我和丈夫开车，出高速口不远有个下坡道，因为天晚，道上有冰看不清，踩刹车，车就横过来直奔路边电线杆撞去。我喊：师父救我！车就错开电线杆蹿上马路牙子进到沟里，然后“砰”的一声熄火了。下车后我们求师父加持，下去一起把车推上来了。这太神奇了——正常的话，得几个人一起用力才能推上来的。而且，车推上来后，一打火就打着了。我们什么也没想，看还行就走了，这时离家还有一百公里左右，夜里两点左右才回到家，然后就休息了。第二天早上准备开车去办事，顺便看看车怎么样，一看，轮毂豁开了一个大口子，车胎里的气早就没有了。想来一定是昨晚从马路牙子往上蹿的时候，马路牙子把轮胎豁开了，“砰”的一声是车爆胎的声音。车胎没气怎么能走呢？大法太神奇了！

我是做配件生意的，有时候要给客户发货，拿一沓票

子，想找哪个人，随便一翻就是那个人；或者我说某人的名字，然后一拿就是他。一个袋子里有三千个配件，有人想要一千，我倒出来一数，就是一千。我每周有几次参加集体学法，时间在上午。开始上午我不敢走，怕有人要货耽误事，可是发现每次去学法小组，那个时间段里生意上都没有事情找我，一回来才开始有事。原来一切都有师父安排啊，师父给了弟子一切。

二、放下利益心，生意越来越红火

我得到了万古难遇的大法，这才感觉到过上了人的生活，懂得人生的道理了，不再象以前那样遇到什么事情心里就七上八下的，不会再想不开了，心态平和，对待亲人、朋友都和善了。只有大法才能把我这样一个强悍的人变的平和。

修炼后我对店里生意不那么执著了，随其自然。后来把摊位让给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弟弟、侄女、侄子经营，并且让他们接管了原来的客户。我自己出去又从新开了一个摊位维持生计。因为原来的客户都没有了，生意就淡了。经过十多年到现在，原先转给弟弟他们的很好的摊位，由于大环境的不景气经营的也不太好了，他们就把摊位兑了出去。而我的生意却由清淡变的越来越好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呢？因为做生意的时候，我都按照大法的要求，公平做交易，要把心摆正，处处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有的客户货卖不出去把货返给我，我什么也不说就给他们退钱；有的客户把不是我的货退给我；也有的客户按我进货的渠道越过我单独跟厂家联系上了，种种情况我都不计较，始终抱着善念对待遇到的任何事，善待他人。有一次结账，我发现对方多付给了我一千五百块钱，我把钱退还了以后，客户却怀疑他以前是不是也多给我钱了，我一点也没有生气。

我的为人逐渐赢得了客户信任，都说我人品好，生意就逐渐越变越好，很多人是被熟人朋友介绍来的，主动找上门来跟我合作的，这样已经六十五岁的我不用再辛苦到处跑了，在家里就可卖货了。就是这几年疫情严重，我的收入也没受影响。

这里面还有个小插曲，十多年前，我投资十万元跟一个人合伙做化工原料生意，说好了我出钱她经营，盈利后分给我利润。经营几年我的本钱只回来三万，她说经营不善，剩余的钱给不上了，多次找她要，她都找各种理由推脱。去年我想，实在不给就不要了，她也许真的有难处吧。去年我就告诉她钱不要了，她听后也没怎么感谢我。我心很平静，没有怪她。时隔一两个月，行里有个大客户主动找上我开始跟我做生意，他说不知为什么老是找不到合作伙伴，就找到了我。这样不但很快弥补了上述七万元的损失，还有剩余。我们到现在一直都合作的很好，他说跟我合作他也不用存货，用就到我这拿，我都是给他提供最大的便利，他退货也方便。他逢人就说：“跟大姐这样的人合作——省心又挣钱。”

三、心性达到标准了，师父就什么都能为我们做

修炼的人遇到什么事情，首先要想到自己不是一般的人，是个修炼的人。修炼了，我为什么遇到？我是谁？心不动，心定下来，这个前提定好了，那么下一步再想这个突然发生的事情是要去我的什么心呢？这个事情应该怎样去做？不该做的就不做。就这样修炼，我不断往上升华着。

过去我不是这样，一遇到事情，首先想的是别人不对，气的够呛，心里满满的是气，没想到是在魔炼心性，一次一次的错过了师父给安排的提高心性的机会。以往一说到自己的过去经历的苦难，满脸泪，现在随着我心性的提高，

加上丈夫也在大法中修炼，确实越变越好。师父的这句话“修内而安外”^[1]，我体悟到了更深的内涵，只要遇到问题想到要修自己，什么都能摆平。遇到多不好的事情，比如邪恶迫害我们了，我们不要怕，找一找自己是不是怕失去什么，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执著，才导致的迫害？最终都是有惊无险，平稳的走了过来。

前些年我和两个孩子（一个十三岁，一个十一岁）因为贴不干胶被绑架到派出所，我告诉孩子什么也不要说，妈妈自己承担过来。他们把我和孩子分开关押，我被铐在铁椅子上。午夜时分想到孩子，我掉眼泪了。似睡非睡中，师父的诗浮现在脑海：“同心来世间 得法已在先 它日飞天去 自在法无边”^[2]。我背呀背，心里舒服了，手不知不觉从手铐里脱出来，我就去了厕所，看到这是二楼，可以从水流管下去走脱。但又想到孩子还在里面，我就又回来了。但手伸不进手铐里了。警察见状，又从新铐上，这次勒的很紧，怕我再脱铐。

第二天，丈夫把孩子接回家。“610”人员开始非法审问我，他们问什么我都说不知道。他们就打我。我也没有恨他们。因为我没有怨恨心，后来他们说：我们跟你无冤无仇，不打了。之后我被送到看守所。

后来家里托人，说很快我就会被放出来。那是夏天，大家都轮班洗澡，我不洗，等着回家洗。我想很快就会回家，有空我就背法、讲真相。可一个多月过去了，一直也没回去。后来与关押在那里的同修交流，查找自己有什么执著心没有去，找到隐藏很深的色欲心是被迫害的主要原因。因丈夫不给我存钱，也不去看我，我想他是不是另有新欢了？后来又想既然修炼了，还怕失去这失去那，这些心都不应该有，于是去掉了这个心。那时候背诵师父的经文《位置》，就知道了该怎么做，心变的特别坚定，什么也无法撼动，

也没有求结果的心了。这个法我修定了，其它的一切都不重要了。关于家里托人使我回家的想法也放下了，什么也不想了。

在看守所，有的学员说迫害太严重了，在那里不写“三书”，到劳教所也得写，还不如现在写，还能少遭点罪，出去再从新修炼。我想佛法修炼是严肃的，修佛这么一件严肃的事情，哪能那样敷衍了事呢？人早晚不都是要死的嘛，心放下了，关押六十八天的时候我被释放了。心性达到标准了，师父就什么都能为我们做。

临出来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冲到看守所屋顶上，然后看到外面的天空了。早上起来我就跟同修说：今天我要出去了。她们半信半疑，说：如果你出去了，你就给我们存点东西，我们就知道你回家了，这样对我们也是鼓励，增强信心。果然早上八点多，大喇叭喊我出去。我出去后，老家派出所的人来接我，对我说：你必须签一个不炼功的保证才能放你回家，不写的话回去也要关你。我立刻转身往回走，说：“如果那样的话，我出了狼窝，又入虎穴，我要写早就写了，那我又何必受这么多罪呢？如果让我写，我就回去了。”派出所的人为难了，打电话请示局长，局长说：叫你接人你就光接人。师父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3]。这就是看能不能放下这些人心，放下了，我就顺利回家了。

修炼路上的故事多的数不清，千言万语难以表达对大法的无限感恩。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修内而安外〉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了愿〉

[3]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被抓后深刻向内找 从人中走出来

文：江西大法弟子 晨起

【明慧网】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是二零零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一路走的坎坎坷坷，跌跌撞撞，在摔打中才悟道。通过三年来的实修，我才懂得修炼就是修自己，才懂得向内找是修炼人的法宝。实修中我才明白，是师父将我托起。

一、溶于法 正念闯魔窟

那天，我面对面讲真相后准备回家时，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随即用手铐铐上。这时我才反应过来：我怎么又被他们铐上了呢？我现在应该想什么？噢，对了，我得求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师父救我。”我的思维象电影慢镜头一样，我是慢慢反应过来才喊出声的。

我简直沮丧到极点，这已经是自己第四次被迫害了，而我从监狱回来才不满两年。我身边就有同修从监狱回来后又非法判刑入狱的，我怎么也会走上这条路？还有四个月的时间，孩子就要高考了。上次他中考时，我被迫害到监狱。家里的老母亲苦等我三年多，难道……不准往下想！我把思想拉了回来。

我被迫害了几次，邪恶这套程序我很清楚，我能写个“保证”回家吗？不可能！那我就把心一放到底：儿子的一生是神安排好的；母亲的承受在将来都会有回报的，大法弟子的家人都不会白承受。如果我进去了，也管不着他们了，想再多也没用，我就想今天怎么闯过这一关。我把心一横，尽量不想那么些事了。

心定下来了，我想背诵师父的法，《怕啥》旋即出现在我的脑中。我开始集中精力发正念，要求自己的大脑空出来，只装师父的法《怕啥》。我要求自己每一个字都得显现在眼前，不行就每一个字在脑中写出来。

在写第一个“怕”字时，“卜”+“白”，我立刻悟到：大脑忙起来就是白忙乎，忙起来的实质是怕。我命令自己的大脑空出来，不准它再胡思乱想。因为“你有怕 它就抓”^[1]，我就不能怕，让它抓不到，抓不了，也就是大脑不能瞎忙活；“念一正 恶就垮”^[1]，那就把乱七八糟的念头归正，让邪恶垮掉；“发正念 烂鬼炸”^[1]，我就一心一意发正念，把它们通通炸光。“神在世 证实法”^[1]，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邪恶看到了修炼人的漏。那我就把抓我的警察和所有公检法司人员都定在善的位置上，不对他们动一丝恶念。他们也是为了得救，一头扎进这滚滚红尘的生命，我不能触及他们的负面因素，我得救度他们。我得找到自己的漏，修正它，得证实法。

呀，这首诗不是有五句吗？怎么我只背了四句呢？哪句漏掉了？这个漏不用找就出来了——法学少了啊。我这个后悔呀！师父，弟子还是没把法学到位呀。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我把心放平静，从新背了几遍，是漏背了“修炼人 装着法”^[1]。师父啊，弟子错了，我还是没有把法装进心里。我求师父再给弟子机会，我真的认识到错了。

我不能在这里呆着，师父没安排迫害，我们弟子也不能承认迫害，助师正法、救人才是做弟子的使命！我的正念逐渐升起，越来越强，我一动不动的发正念。我背《怕啥》，整个人都溶入到了这五句法中。慢慢的，我越来越静，越来越慈悲，整个人都空了，似乎世界也静止了。

门开了，“回去了！”一个声音喊道。我一震，恍如隔世，这声音带给我的震撼冲击，比我被邪恶绑架时的冲击还要强

烈。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自己当天就能出去，就能回家。观念，一切不能出去的想法都是观念。师父把我人的观念给砸的粉碎。震撼中，我清晰的感受到这就是从人中走出来。只要弟子在法中修，师父就可以为我们做主。

两个多小时我就走出了派出所，一场来势凶险的绑架迫害就这样解体了。

回家后，我惊异于自己没有后怕，也没有喜悦，有的只是平静，一种迫害根本够不着自己的状态。人的观念什么也不是，都得放下。经历这次魔难，我体悟到了溶入法中的美妙和幸福。第二天清晨一睁眼，一句话就在我的脑中出现：师父伟大！法伟大！一定是我明白的那一面看到师父为我做的一切而激动不已。弟子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是师父造就的。

二、走过风雨 找到精進路

我曾经是想退休再修炼的那种人。二零零六年的一天，我得知大法弟子全球统一发正念的时间只留下四个整点的那一刻，我被惊醒了：难道这件事情要结束了？他们修成都走了，那我怎么办？我也得抓紧走啊！请师父别丢下我，我也要跟您回家！我终于接上了修炼大法的圣缘。虽然法缘接上了，可我没有得法。

师父说：“作为一个炼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2]

可我从没做到。我以为“修”就是明白道理，没有把法理与实修联系在一起，用人僵化的思想看大法，结果脑子象上了锁一样，看不懂法。我感觉师父什么都讲清楚了，而我的大脑又是空白的，不知师父说的是是什么。什么是同化法？什么叫在法上认识法？我怎么学法、背法，就是解不开这个迷。问同修，奇怪的是也没人理我，在他们眼里，好象这根本不是个问题。

法没学好，就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说来惭愧，我的双盘是学法不久后在看守所学会的。后来我被迫害三年半，在黑窝里谁都喊我“法轮功”，我也不能给大法抹黑呀；出来后人家都知道我是“法轮功”，所以我也得做好。就这样，我被动的走上了真正修炼的路。

几年艰难的冤狱生活，却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慈悲的看护。也使我从一个没有自信、非常自卑的人，成长为自信满满的修炼人。那时无论白天夜晚，耳边总是有呻吟声、哭泣声，太多的人身体都有伤痛，而我是一身轻。一次，我问师父痛什么滋味，立刻我的手指剧痛传来。“师父！”我脱口喊道，疼痛转瞬消失。我知道，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魔难，不然巨难中弟子是走不过来的。

师父讲法中一直让我们学好法，我的问题就在学法上。二零一八年我从黑窝回来，加强了学法。师父让一位同修来帮我，我们一起学法、交流。这位同修从不建议我什么，只是向内找自己。我也认识到，要用师父讲的法去指导自己的一言一行。我再学法感觉就不一样了，师父讲的法言白理明，清清楚楚，没有看不懂的地方了。我曾经以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2]是一句形容词，现在发现是在整个修炼中贯穿始终。渐渐的我明白了，修炼是要按照法的要求去实修的，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刻都是在修炼中，都要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到。

为了加强学法，我决定抄法。开始一抄法眼睛就睁不开，第一遍抄法是在正邪大战中完成的。完成后翻开看，满篇到处是错误。我不放弃、不灰心，决定再抄一遍。

第二遍我用铅笔抄，以保证质量。神奇的是，这一次从第一个字开始一直头脑清醒，抄法再没有瞌睡的现象，在去年的“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前一天完成。接下来，我用水笔描了一遍，就是第三遍，用了一个多月完成的。接

下来，我又连续抄了两遍《转法轮》，还抄写了《洪吟》、《精进要旨》、《法轮大法义解》、《导航》等师父的讲法。

我越来越愿意抄法，常常拿起笔就不舍放下，总想多抄一些。现在抄法、背法成为我学法的常态。我越抄越认真，越抄字迹越工整。有时写着写着，就看到自己被蒙蒙的白色物质包围着。抄法时间长了，在人的观念里会很累，伸个懒腰，却感到人从里到外的空，轻的让我震惊。

抄法最深的体会是“难”这个字，“又”+“佳”。我看到修炼中有大法的指导，无论是魔难还是困难，摆在真正修炼者面前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佳”境，都是大好事。修炼是神圣的，是打破人的观念，从人中走出来。

我的修炼状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我不断用大法的法理指导自己的行为时，每一天我都知道自己在升华。法学好了，发正念的力度就大了，能量场非常强；炼功炼好了，身体也轻松了；面对面讲真相也不难了。一环紧扣一环，我找到了精进修炼的大路。

经历魔难，走过魔难，我深切的体会到了沐浴在师尊浩荡慈悲中的幸福，感恩师尊对弟子的救度。感恩师尊对世人的救度，哪怕是警察，师父也一次一次的给他们机会，警察的善念也在觉醒。

魔难中，是师尊一次一次的将弟子托起。师尊啊，弟子要修去一切旧的观念、人心、各种执著，才能无条件的成为一个为他的生命。感恩师尊在这最后的时刻没有放弃愚钝的弟子。

谢谢师父！

注：

[1]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怕啥〉

[2]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在制作资料和通讯报道中实修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

尊敬的师尊好！

各位同修大家好！

借此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之际，我将自己在建立家庭资料点、做明慧网通讯员过程中的部份心得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

一、自建资料点 感悟大法的威力

因为我平时需要发放真相资料，可是又接触不上同修，我就萌生了自建资料点的想法。在大学里，我学过电脑，会电脑的基础操作，可是很少接触打印机。

我当时的想法是，买一个自己经济能力能承受的打印机，于是就买了一台不是连供的打印机。买回来后，我看着墨盒里少量的墨水，就不敢随便打印真相资料，也不知道怎么更换墨盒，只能是省着用吧。

一开始，我主要是打印真相不干胶，还不能打印大张的，就打印小的不干胶。我拿着有限的真相不干胶，到散步人多的地方去粘贴，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真相。贴了不长时间，我发现不干胶被人撕掉了，我就再去贴。可是还是被人撕掉，我感到很气馁。

可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我晚上吃完饭，去看看之前贴的不干胶还在不在？发现不干胶还是被撕掉了，但是没有撕干净。一个人正在聚精会神的盯着剩余的真相不干胶仔细的看，剩余的不干胶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当时我就悟到，这是师尊在点化我，众生都在渴望真相。我知道了我应该坚持做，不能有气馁的心。

就在我这台打印机的墨水要用完了的时候，技术同修和协调同修来了，为我配备了一台改好连供的打印机。看着一台功能齐全的打印机，我心里充满了喜悦。这样，这台打印机不但能打印真相小册子、不干胶，还能打印真相光盘的封面，真是太好了。在随后的日子里，这台打印机陪伴我很长的一段岁月。那时的我，每天就是打印真相资料、发资料，自己做多少，发多少。我不能大量刻录光盘，就找同修帮我刻录，我拿回来自己打印封面。

我有一个小包，是专门用来发资料用的。每天上午，包里装的就是真相小册子、《九评共产党》光盘等。我每天更换地方去发，大的小区要分几次去，我把去过的楼栋用笔记下来。一种真相资料尽量不重复的发，这样不浪费资料。

在去的路上和发的过程中，我都重视发正念，几乎正念不止。我们当地高档封闭小区也不少，遇到不熟悉的地方，我一般都在心里求师父加持。有的单元门是关的，看着这一栋楼无法进去，我心里酸酸的，这栋楼里的这么多众生，该怎么办呢？就在这时，这栋楼就会有人从门里走出来，我顺势就走进去。有时，包里的真相资料正好够这个楼里发放的。有时一栋楼的门半掩着，好象就在等着我来一样。我感恩师尊为弟子铺好了这条救人之路。

随着师尊正法洪势的推进，我也渐渐的溶入到了整体的环境中。我开始渐渐的为同修们供给一部份真相资料了。为了达到救人的力度，我们在真相资料的制作上，往高标准、高质量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师尊在赐予我们智慧，使我们不断的完善着整个制作过程。

我也珍惜师尊赐给我的这些机器。当我有执著时，师父也在利用这些机器点化我有漏，需要归正自己。比如，打印头堵塞、颜色不正、打印效果不好等等时，我就知道自己做资料的时候思想溜号了、思想不正了、有执著心了等等。

救人的任何项目都不简单，过程中有时也遇到心性考验的问题。比如，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的那年，我们制作翻墙卡片，需要人手，父亲（同修）和母亲（同修）就帮我们制作。我告诉他们怎么切割，但他们就是用不惯切纸刀，喜欢用美工刀、尺子切。这么切，大小不一，边儿也不齐整，导致下一步卡片无法装进PP袋子里面。

我告诉他们用切纸刀，一次不能超过一定的张数，不然切纸刀切不动，边儿也毛糙。可是，他们非要一次多切几张。此时，我的抱怨心、急躁心、妒嫉心、好为人师的心都起来了，往往就要高高在上的指责他们一番。

当自己冷静下来，静下心来学法，对照师父的大法时，我感到自己心的容量太小了，体现在不能容纳别人。父母都是头一次制作真相资料，没有做过这个项目，不会、不懂是正常的，我怎么就不能耐心的教他们呢？我要在大法中归正自己。再需要他们配合的时候，我就会仔细的教他们几遍。当我自己转变了，他们也能仔细的按照我说的那样去操作了。

同修们在讲真相中需要什么真相资料，我都尽自己的能力去配合同修，真相资料的种类也在不断的丰富。对陌生机器的使用和采购过程中，我最大的体悟就是：师尊时时刻刻都在我的身边，我要做的就是放下人心和观念，信师信法。

我们采购了一台机器，我知道这台机器在救度众生中能起大作用。但是，因为疫情封城，同时正值要过年，我们面对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首先，封城了，物流能进来吗？机器能拿到手吗？其次，这台机器到了，我能不能学会操作？再则，等我学会了，需要的真相资料能在短时间内做出来吗？这个项目是保密的，没有同修能给我任何的建议和帮助。

此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师父，因为师尊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1]。

我相信不是我能做了什么，而是师父都为我安排好了，我就要走师父安排的这条路。我不断的排斥我思想中的各种负面想法，坚定自己的正念，怀着无私无我、为了救人的真愿。师父把这件事情安排的非常圆满，机器准时到达，真相资料也在计划的时间内完成了，并送到了同修们的手中。

在自建资料点的过程中，师尊为弟子和众生承受了多少，弟子不得而知。但是，弟子知道是师尊在为弟子导航。

二、在做好明慧通讯员中提升自己

我在制作真相资料的过程中，还担任着跟明慧网联系的职责。在做好明慧通讯员的过程中，师尊也在成就着弟子。

中共迫害法轮大法这么多年，本地发生了几个因迫害大法弟子而遭恶报的事件。一次最大的事件是，当时的“610”头目要准备发动一次对本地大法弟子的迫害。在开会时，这个“610”头目当场猝死，此事对本地公安震动很大。

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写成一则短消息，投稿明慧网。这是我第一次给明慧网投稿，还不是很会写报道。

我读书的时候，老师教过新闻的五要素，就是报道要说清楚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我就找到同修们，核实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同修们很积极配合，有的同修甚至谈到中共迫害大法这些年来，这个“610”头目都亲自迫害过谁。我将采访到的第一手资料拿回来后，进行整理、汇总。修改好后，发给了明慧网。后来，这篇文章在当天的明慧网页上发表了，起到了震慑邪恶的作用。

后来，我仔细的读明慧编辑部同修修改好的稿件，发现了我一直没有察觉到的问题，就是自己的党文化太重。原文中有很强的斗争性词句，明慧编辑部的同修都帮我改掉了。修改后的文章，透着慈悲、警示、震慑的作用。这次的投稿，让我找出了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也找到了自己糊弄事的党文

化和显示心等。是师父给了我一次提升自己的机会，让我学会了写报道，提高了写作水平。

在做明慧通讯员中，有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本地一位同修被绑架了。为了报道详实的迫害经过，我亲自参与了这次写迫害报道的过程。在跟踪报道的这两天，我被同修们整体的力量所震撼。

当得知这位同修被绑架后，同修们相互联系，通知大家一起到本地公安局近距离发正念。我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多同修，不仅有本地的，就连外地得到消息的同修也来帮着发正念。那天，公安局周围的马路上、花坛里、附近的居民区，同修散布在各个角落，正念十足。那天所有参与绑架大法弟子的人都表现的蔫头耷脑。

我将每天得到的最新消息及时发往明慧网，及时的公布绑架大法弟子的人和事。那时，同修们的正念也感动了我。最后，被绑架的同修在十五天后安全回家，邪党人员想诬陷、构陷同修的阴谋没有得逞。

在跟踪报道的过程中，还有一件事令我感动。当有同修得知有外地同修来帮着发正念时，也不知外地同修们吃没吃饭、饿不饿？于是这位同修带着一袋子苹果拿给我，让我转交给外地同修。外地同修说，我们都吃饭了，我们不吃。有同修担心天气热，大家发正念时会不会渴，就拿着饮料让我背着，以备不时之需。同修们都在为别人着想，都不喝。

最后，我背着这些沉甸甸的水果和饮料回到了家。这沉甸甸的不仅仅是物品，更是同修们善的展现。

三、体悟“无求而自得”^[2]的法理

在修炼中，师父赐给我很多的智慧和能力。在证实法中，我尽自己的责任。所以，我每天都要保证学法和背法，我知道离开大法，我什么都做不了。

有一次，本地同修需要我写一篇评论文章。拿到同修的要求后，我脑中突然想到了一个小说故事，我就用这篇小说故事引出要写这篇文章的论点，而后依据论点写出论据。过程中，我思如泉涌，一篇文章半小时内就完成了。发给明慧网后，几乎没有修改就发表了。这些神迹，都是师尊的慈悲加持。

在设计真相资料上也是这样。在图案和模式上，在打印效果上，在一次一次打印中、修改中，师父都在一步一步的给我智慧。有时机器出故障了，有的技术问题我也不是很懂，我会主动的到技术论坛上看看同修们有没有这方面故障的解决方案。如有模棱两可的情况，我就按照论坛中的方法操作一下。我无意中点点、按按，机器就恢复正常了。

四、结语

有的同修拿到真相资料后，很感谢我们。我说：“我们只是后盾，真正在第一线的是你们。你们不做，我们做再多的真相资料也没有用。”有的同修跟我说：“哎呀，你修的可真好！”我说：“你只看到了表面，我自己可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这是我的真心话。在修炼中，在向内找中，我知道自己还有固执的人心和不好的观念。也有表现很不好的时候，有时心性也守的不好。

有时我也想，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但是转念想一想，这都是观念。做不好，那我就接着做好；关没有过去，我就下回争取过去。

我知道，只有时时按照师父的大法去做，我就能跟随师父继续的修炼下去。在师尊即将法正人间的这段有限的时间里，弟子会继续修好自己，放下人心，配合整体。

注：

[1]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李洪志师父著作：《悉尼法会讲法》

整体配合 两次成功营救同修

文：山东大法弟子 寒梅

【明慧网】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大法之后，我市主要协调人几乎都被迫害过。但同修们都没有被吓倒，还是不断的有同修走出来承担协调工作。

——摘自本文

* * * * *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是一名得法修炼二十多年的女大法弟子，今年五十一岁。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磕磕绊绊的走到了今天，借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之际，我把我们地区同修们圆容整体、整体配合、成功营救同修的几个例子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

放下自我形成整体 主动协调配合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大法之后，我市主要协调人几乎都被迫害过。但同修们都没有被吓倒，还是不断的有同修走出来承担协调工作。特别是在前一位协调同修的无私付出与协调下，我市同修基本形成了整体。

每位同修的整体意识都很强，从农村到城镇，每个片都做到了资料点遍地开花，同修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救度着众生；各乡镇每个片都有一位协调人，把大家拢在一起学法，基本做到使每位同修都有自己的学法小组，同修们在一起比学比修，更好的跟上正法进程。

对于掉队的同修，身边的同修总会一遍一遍的去找，去交流，最终使很多同修都能走回来修炼；对于病业中的同修，我们也尽可能的协调同修去帮助。有的同修还自发的排班，

轮流去受病业干扰的同修家给予帮助与照顾，几年如一日的帮助同修学法和生活起居。每每看到这一切，我都会感动，多好的同修啊！

我市几个协调同修组成学法小组，和每个片都联系着。每当有重要事情，各片同修都会积极配合。如法会开始征稿，协调同修就联系有写作特长的同修，到各个片区交流、征稿，让各位同修认识到写交流稿的重要性。不会写作的同修就由征稿同修帮助整理文字稿，这样调动了同修的积极性。本来不想写的同修，看到别人都写了，也不想被落下，都能踊跃参加，使每年的法会都能硕果累累，有很多稿件在明慧网上发表。而这个采稿过程也使同修受益匪浅，那一颗颗对大法坚定的心，放下自我救度众生中的一个个平凡而又生动的故事，都在激励着我们这些参与的同修精进。

如果一旦发生同修被绑架事件，我们协调小组会立即组成营救小组。参与营救的同修不管路途多远，时间多晚，都会第一时间赶过去，和被绑架同修的家人一起到所在地派出所要人。然后耐心的和同修的家人沟通，在最快的时间请来律师，有力的震慑了当地邪恶的气焰。同修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大家把同修的事都当成自己的事。同修的无私帮助，常常感动了被迫害的同修的家人，有的家人竖起大拇指，不停的说：“你们法轮功太了不起了，太铁（团结）了，我也想加入你们的队伍。”多数家人从开始反对、抵触，到后来积极配合营救；还有的家人明白真相后走入了大法修炼。

当有同修被非法庭审时，我们及时与各片协调人交流，让同修认识到近距离发正念的重要性。各片协调人组织同修参与进来，不能去的，就在家几人一组合发正念。有几次去了十几辆车，拉着同修近距离发正念，清除了另外空间大量的邪恶因素，就连律师都说：“我们也感受到了强大的能量，

信心倍增，那个时候连一点怕心都没有了。我们进行了有力的无罪辩护，陪审员和法官都低下了头。”

向内找执著 整体圆容不破

另外空间的邪恶总想破坏我们这个协调小组的修炼环境，或操纵坏人跟踪、举报，或用病业等不正确的状态迫害同修的家人等各种恶毒方式，企图摧毁同修们的意志，拆散我们的整体。但是协调小组的同修都能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否定迫害。每个人都认真的向内找自己的执著，放下依赖心、显示心、做事的心、怕心等，主动承担各项责任。在师父的加持下，突破了一个又一个魔难。

现在我们这个整体更加平稳，我们互相信任，间隔少。需要做什么事时，只要认为是在法上，都会放下自我，无私的配合，很少有争论。同修们互相配合着做好三件事，积极主动的讲真相救人。

正念正行 跨地区营救同修

四年前的一天，我们得知我市农村一对在异地A市经商的Y同修夫妻因讲真相遭人恶告，被警察绑架。我们协调小组的同修马上和他们的家人联系，一起连夜赶到了五百多里地以外的A市。

当时正值邪党的所谓敏感月，路上到处设关卡，查车、查身份证。我们发正念、背法，顺利的通过了好几个关卡。可就在最后一站，与我们同来的一辆面包车被卡下了，车上坐了近十位同修。

在这个危急的情况下，一位同修勇敢、智慧的答复了关卡人员的盘问。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化解了这次魔难。为了不再被邪恶干扰，有的同修没去旅店，直接在车里坐了一宿。

第二天，我们联系上当地的协调同修，交流了营救同修

的基点，达成共识：营救的过程也是向各个部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是让相关部门人员明白真相、停止作恶的过程。

我们先去A市公安局寻找被绑架的同修，被告知人没有在那里，具体在哪里他们不说。我跟一个警察讲：“他是个全村公认的好人。现在他们夫妻二人突然失联了，家里人都很着急。特别是他年迈的老母亲，辗转几百里路来找儿子，你能不能发点善心，给你们领导反映一下，帮我们查查，他人现在到底在哪里？我们来一趟也不容易，你帮个忙好吗？”警察看了看我，拿起电话打了过去。接着他让我们到某派出所去找人，我赶忙谢谢他，并告诉他：“帮助大法弟子是件功德无量的事，你一定会有福报的。”

我们驱车赶到了某派出所，我和Y同修的家人（也是大法弟子）以及Y同修夫妻的工作伙伴走进派出所，其他同修在外面发正念。我们跟门卫说明情况，并要求见所长，他让我们在大厅里等一等。一会儿所长来了，把我们领到一个单独的房间。这时，从外面“呼啦”涌进四、五个穿便衣的青年，扛着摄影机全过程给我们每个人录像，其他几个人指指划划，如临大敌。我一看这阵势，心里开始有点不稳，怕心在往上冒。我坐在沙发上尽量不发言，也不想让摄像头拍到我，心里默默的发正念，清除怕的物质。

这时，Y同修的母亲提出要见儿子，老人对所长讲：“我这个儿子虽然不是亲生子，但在诸多孩子中数他最孝顺，你们可不能关这样的好人啊！再说我的孙女在学校急需父亲的身份证办理事情，孩子急的直哭。你们发发善心，放我儿回家吧，我们家人都需要他照顾啊！”说着，老人哭了起来，同去的家人也都落泪了。所长有所动容，同意让Y同修的母亲与他视频见面，并解决了孩子急需身份证的问题。看的出，所长善良的一面起作用了。

在往外走的过程中，我与所长并肩而行，我告诉他：“善

待大法弟子会有福报的。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是让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高德大法。我的亲人就因为做好人被多次迫害，这次刚回家不久，就又被你们绑架。”所长若有所思的问：“他上次被判了几年？”我说：“七年。”我看到所长有些震惊，我赶忙说：“希望在你的职权内帮帮这个好人，帮帮我们一家人，让孩子拥有一个完整的家，你一定会因此得福报的。”我和所长挥手告别。

后来，同修们及Y同修的家人再次往返A市，到派出所不断的要人。隔了几天，拘留所放人了，Y同修夫妻安全的回家了。当时看似来势汹汹，非要判重刑的邪恶迫害，在大法弟子整体配合下、在师父的加持下，解体了。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我们从A市往回返的路上，同修的面包车突然“嘎嘣”一声，车体就有点不稳了。同修们赶紧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我们平安到家。司机同修高强度的保持正念，不敢有一丝的松懈。最后我们绕过了一个个关卡，平安到家。第二天，司机同修把车开到修理厂时，车就再也开不动了。修理工惊讶的说：“你的车离合器压盘都断了，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开过来的。”司机同修立刻明白过来了，是慈悲的师父一路保护，我们才平安到家的。司机同修回家后，恭恭敬敬的给师父上香，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

A地协调同修见证了我们整个的营救过程，由衷的感叹：“你们整体配合的真好！”我更深知整体配合的重要性。这种状态是整体认识的问题，正如神韵晚会中的《筷子舞》给我们的启示：一根筷子易断，一捆筷子难折。师父希望我们大法弟子形成一个圆容不破的整体。

抓紧时机营救 被绑架的同修第二天回家了

今年七月的一天傍晚，我地Z同修被绑架到派出所。听到消息后，我和W同修先赶到Z同修家，把她的大法书及资

料拿出来，并及时跟Z的丈夫沟通，让他明白自己的妻子没有犯罪，让他不要害怕。

然后我们立即通知市里各个学法小组的同修加强发正念，有的同修立即上网曝光迫害事件。我们又在一起商讨营救方案，认识达成了一致：以营救同修为契机，给家人及相关警察讲真相，救度有缘人，不以同修是否出来为目地。我们知道，同修能不能出来是同修的自己的修炼状态和师父做主。

达成共识后，我们决定再去找Z同修的丈夫，跟他谈谈去派出所要人的事。同修带上相关的法律条文准备给Z的丈夫看，让他堂堂正正的去要人。我们去时已是将近晚上十点，Z的丈夫很惊讶，说：“他们派出所的四个人抄家刚走，你们就来了。”我们从内心感激师父的慈悲保护。我们又通知附近的同修，第二天到派出所附近发正念配合营救。当我们回到家时已接近午夜十二点了。

第二天，我们一同去派出所要人，由Q同修陪同Z的丈夫进了派出所。Q同修正念很足，以亲戚的身份向警察讲真相，告诉他们自己的亲人没违法，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派出所的人相互推诿，说：“局里已经知道了，下午就要送走了。我们说的不算，你们赶紧走吧，回家等结果。”Z同修的丈夫情绪消沉，我们鼓励他，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去争取，这样将来不后悔。

我们又找Z同修的哥哥姐姐，让他们出面要人。他们要么说自己的工作忙、回不来；要么说找人也没用，说她自己不放弃修炼是出不来的。我们就一次次找他们，耐心的讲真相。最终，Z同修的姐姐被我们的真诚所感动，说：“你们外人都这么关心着急，我作为亲人更应该帮助她，我找找朋友问问吧。”我为她在这件事中体现出的善念而高兴。

下午因为一直下雨，我给Z同修的丈夫打电话，问他去

派出所要人了没有。他说：“没去，去也没用，人家叫在家里等结果。”我一听，急躁心、埋怨心起来了，埋怨道：“咱们不是说好让你去要人吗？他们（警察）不是说下午把人送走吗？”他怯怯的说：“去有用吗？”我意识到自己不对了，赶紧调整自己的心态，语调平和的对他说：“有用，太有用了。哪怕你一句话不说，往那一站都起作用，因为一切正的能量会帮助你的。”他听后，好象有信心了：“好，那我现在就去。”

打完电话我很自责——由于自己偷懒睡了个午觉，没有陪同家属去派出所，使同修的家人变的松懈了。下午将近五点，我正在同修家商量下一步是否请律师介入时，W同修来了。她很激动，进门后哽咽的说：“派出所里的熟人打电话，说Z同修回来了。”

我们听说后，立即双手合十谢谢师父。慈悲的师父看我们参与的每个人都能及时向内找了、整体配合到位了，又给我们显示了一个奇迹。

结语

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光中，溶入到同修的整体中，我觉的无上荣耀。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精進，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在律师职业中走入实修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是一名律师，退休前代理过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案子，但并不明大法真相，只是为当事人做一些“情节”轻重之类的辩护。这也种下了日后得法的机缘。

——摘自本文

算起来，我学法也有十年了。借着第十九届法会的机会，写出我的修炼经历，向师父汇报，和同修切磋。

得法

我是一名律师，退休前代理过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案子，但并不明大法真相，只是为当事人做一些“情节”轻重之类的辩护。这也种下了日后得法的机缘。

我从年轻时身体就不好。退休后，我开始了每天的健身锻炼生活，天天起早贪黑的坚持，锻炼的很是辛苦，练了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但身体并没有多大改变。因为有亲戚一直告诉我：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彼时，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开始学法轮功了。然而，当我第一次拿起《转法轮》看书时，我连一页都没看完，就困的睁不开眼。等第二次再拿起书看，也是困的睁不开眼，看不下去。我没有悟性，不知道这是给我清理业力，困魔干扰。就这样，一年过去了，没有读两遍。炼功动作也不准确。

后来有同修说，这必须突破，坚持多学法，才能过去。我听从了同修的建议，就开始坚持突破困魔，天天保证学法，并放弃了公园里的各种锻炼方式。紧接着，又有同修给了我一个U盘，里面全是大法弟子的修炼交流文章。听了这些文章后，我十分震撼，被同修一个个升华精進的事例所鼓舞，

被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所感动，我下决心好好修炼，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好三件事，也开始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家人讲真相、劝三退，并利用自己律师所长，证实法，反迫害。

办案

在办理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案子时，我没有怕心，底气很足。

无论是到看守所会见，还是与办案警察了解案情，或是到法院、检察院阅卷，我都以良好的形像出现，牢记师父的教诲，对世人要善待，不刺激他们负面因素；无论他们什么态度，我都笑脸相待，轻言慢语沟通，体谅他们工作的辛苦劳累，体谅他们在不明真相下的所言所行，不计较粗暴无礼，以宽大胸怀包容；无论在庭辩，还是私下，我从启迪善性加法律条文两方面谈。

师父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1]。

我不拿法律条文跟他们死抠，所以有的公检法人员说：“您不象个律师！”我说：“法律是以恶治恶的方法解决问题，人心明白善恶才是最好的杠杆。”

被非法关押中的同修，在那个封闭的环境，有的一时失去了正念，有的意志消沉，有的记挂外面的事，有的一时糊涂对邪恶保证了什么……我不动声色给予关心，轻声提醒：你别忘了你的老师是怎么说的，你没有罪，你怕什么呢？你可以在里面写个声明交给他们等等。要知道在那种环境中，一旦获得这种提示和关心，就象黑暗中看到一束光，被绑架学员回劳教所后，就象变了个人，底气十足，马上要纸笔写作废的声明。狱警和国保知道：他们的律师来过了，人就变了。

一次，我去看守所会见一个当事人，几个学员去营救，

硬要我带进写在一张白纸上的师父几首《洪吟》的诗。但是会见同修时，我们的对话应该被武警听到了，他过来问：“你传递的是什么？”我说，什么也没给他，你可以调监控，我只是说有别人给他捎带东西这么回事，但并没有给当事人。他不容分说抢走了我的包，大声说：“吊销你执照，吊销执照。”

他马上打电话汇报，一下来了许多国保警察，还给我戴上手铐，非法拘禁十多个小时，反复询问：“谁给的，叫什么名字？你对法轮功什么态度？”我不知道给这张纸的人叫什么名字，我觉的这个功法没违法。期间一口水都不让喝，居然还要验血、验尿，被我严词拒绝。直到很晚，才放我出来。天都黑了，外面一个人没有，公交车都停了。我找到亲戚家住下，已经是后半夜。第二天，司法所就给我打来电话，要求我们律所写检查，主任则要求我调走。

在这种时候，同修们闻讯从一、二百里外赶来，主动承揽责任，一再表示道歉，并主动给我们律所主任打电话，希望见面，表示：不能毁约，不能中途更换律师，就信任这个律师等等，顺便讲了真相，给予了我强大的支持。而当我第二次再次会见那位被非法关押的学员时，这位男同修哭了，他看到了律师被恐吓、威胁的过程。

还有一次，我还陪学员的母亲去洗脑班要人。冰天雪地，异常寒冷，我们站在洗脑班外面，一站就是一天，不允许进去，多次给里面的负责人员通电话，一再沟通，坚持要求放人：“这是非法拘禁，今天不放人，我们就控告。”在这种坚持之下，当晚，学员被释放回家。

在代理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案子的过程中，常接触到被迫害的同修的家人，他们因为害怕，往往很是反对修炼。同修们正面去跟他们谈事，要承受很多责难，甚至恐吓，而我以律师的身份去谈，家属都愿意听。记的一次，一个

妻子在看守所陪同我去会见她丈夫时，表示不愿意她丈夫再修了，非常抵触。我说：“修这个大法没有错，你得感谢他，你找了一个多好的丈夫！”她随口答应道：“是啊！”转而又说：“就这一点不好。”我说：“这一点最好，这法多好！一般人还修不了，你得庆幸你找了个多好的丈夫！”她答应道：“是啊！”神情一下子豁然，人也挺直了腰杆。

与此同时，我变的精神了，有力了，伴随我十几年的打针和吃药都停了，我甩掉了“病”的包袱，走路说话都不累了，我一点病没有了，甚至能帮我哥收秋掰棒子了，这连我自己都不敢想象！

在办案的途中，五年的时间，我利用乘车的机会，劝退有上千人。

在办案的过程中，我言行谨慎，刻意保持和学员的距离，我一直被当作只是明真相的常人律师来对待，多数学员并不知情，个别知道的学员为我安全着想，刻意避免，绝口不提。但有一次，一个被绑架的学员在看守所对牢房的人说出了这一点。那里都有国保的耳目，很快国保知道了此事。多亏那边当地证实法讲真相的基础好，国保对一位同修说：“我们知道某某律师的事，但我们没怎么着。”这事对我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没有影响我精進的步伐。

魔难

随着我办案范围的增大和深入，中共邪恶盯上了我，市司法局、律协及各级管理部门多次找我约谈，不让代理此类案子，并采用流氓手段一度中断我的律师证注册。那段时间我非常焦急、苦闷，走不出困境，正念不足，面对各地学员打来的求助律师的电话，我一一拒绝。我知道同修此时多么希望律师的帮助。

也就在此后一段时间，我出现了病业假相，被旧势力

钻了空子，表现为糖尿病并发症。一天，我昏迷过去，被家人送到医院。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在冥冥之中看到了一群黑压压的人向我走来，我马上意识到这是魔鬼来取命。我昏迷之中，大喊大叫，拼命挣扎：“你们别过来，我不用你们管，我有师父。”听到有人问：“你师父是谁？”我说：“李洪志。”

这段对话，是我苏醒过来后，家人告诉我的，我并不记的。在我的意识里，当我说出师父的名字后，很快那些黑压压的人不见了，我就不闹了。每次说到这里，我都禁不住泪水盈眶，多么感恩师父的保护，弟子无数次泪洒衣襟。我知道是师父救了我，我活过来了，摔了一个大跟头。

我修炼大法，家人都没有反对，都听从我，退出了邪党。但是这次我差点丢了命，他们就有想法了，说怎么没有祛病健身的效果呢？开始反对我学大法。我坚定果断的告诉他们：“不是你们认为的那么回事，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当然是有标准的，修炼的不好，还想什么都得到，得了病，就说功法不好，修炼的多差，都得好病吗？这不是歪理吗？”所以，我深深的感到，修炼人出了问题，毁的是众生。我们一定要做正了。

在身体恢复的过程中，我认真的查找自己的漏洞，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问题？苦苦思索，我找到了，就是“人心”。面对司法局和律协的步步紧逼的压力，我怕打压，怕丢面子，怕失去利益，怕家人孩子受连累，怕这怕那，全是维护自己的私心，做的不正。那么按照法中学到的，你是个常人你能不得病吗，生老病死在常人就是这样存在的，作为修炼人，心性上不来，功就上不来，身体是不会改变的……

我还发现，这些年来，我并不会修，不会找自己，只是自我感觉按照真、善、忍做了一个表面的好人，按常人标准还觉的自己不错，但在修炼上根本不会修。

真修

我郑重告诉自己：要想修就真修，必须彻底放下人心，无条件的坚信大法，坚信师父。自此，我每天有空就默念九字真言，背师父《论语》，让自己沉浸在法中。晚上脚疼腿疼，我就坐起来炼静功，站不起来，我坐着抱轮，求师父帮弟子，渡过难关，渐渐的有所恢复。

虽然说下了决心要放下“人心”，但其实我的心还是很纠结，还是很难放下。因为同修说了我很难听的话，说我出现病业就是因为挣同修钱挣的。还有一次，我热情的与同修的家人打招呼，同修冷冷的来一句：“色心真大。”我听了很难受，我收费是很低的，也征求过别的同修的意见，有的说应该收，符合常人状态。说到“色心”，我这些年就是在自家夫妇之间也没有卿卿我我，因此觉的很委屈，很冤枉。还听到同修也说其他同修的坏话，我就想，连常人都知道不说别人坏话，怎么连个常人都不如？……我心里经历了很长一段折磨，心里很有怨气，说话都冷冷的，在这种修与不修的考验中，我很彷徨。好在我不愿放弃，无论如何，我不愿放弃大法。

就在此时，我地同修五人被绑架，这几个同修在平常都是做协调的，现在他们一出事，营救就落空了，没人管。家属找到我，虽然找了几个很好的律师，但因为常人家属的挑剔，跟律师产生隔阂矛盾，几个律师下来都不行，营救陷入困境。

师父慈悲，安排在这时从外地过来一位同修，这位带着使命来的同修不顾自己身处危难，毫不犹豫的投入了营救。在营救过程中，努力改变家属心态和认知，获得家属认可肯定，对公检法讲真相，真情实意讲道理，启迪公检法的良知善念，劳心劳力，殚精竭虑，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

我被同修这种无私为他的崇高品格打动并感染，这才象大法弟子！相比之下，自己受的那点委屈算什么呢？同修也开导我：修炼人也有做错事的时候，也有犯错的，有时看着是很大的事，但是我们在这过程中要修自己，不被带动。出现矛盾是自己提高的机会。

我想到了师父的话：“没有矛盾，不能修炼，得不到魔炼，不能提高层次”^[2]；“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3]

遇到问题找自己：这个事为什么让我碰到？我马上端正态度，不怨同修了，升华自己，扩大容量，面对侮辱，慈悲善念，才是大法弟子该做的。历经两年的时间，我才逐渐的走出这个困局，我心态转变了，同修再见到我，依然高高兴兴的，怨愤我收钱的说法也就烟消云散了。我知道我提高上来了。

我决心放下自我，溶入整体，象一个普通的大法弟子一样，我去掉过去做律师时的特殊状态，放下律师的身份，真正做起了配角工作，营救中配合那位同修。克服身体腿脚不便还好说，最主要的心性的提高还是意识不到，总是把担子推给同修，自己可以找理由。比如在自行车修理时，在法院开庭那么紧要的时刻，我问：“我还去吗？”让本来就一人支撑的同修发懵，我发现我距离师父说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4]的讲法，还是很有距离。发现这些私心，我就去掉。

参与营救进入实修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了自己身上不易觉察的党文化：掩盖、辩解、说话言不由衷、面子心，保护自己的观念太重。

在师父的加持下，事实证明：付出是有成效的，家属变化很大，心胸放大了，积极参与，营救效果明显。最后，连被营救的同修的丈夫都说：“做与不做，真是不一样。”因

为他按照事先的约定，给法官打真相电话，打了十几分钟，最后还忠告法官：“不要别人干了坏事，到时你们担着。”这位家属明白的一面对自己很满意，很自豪，毕竟这是摆放生命位置的重要时刻。

另外，一个月前，邪党在市级区域抓了几十名法轮功学员，但我们当地没抓一个，有的片警上门敲学员的门，说的是：“不用开门了，多注意点啊！”这是明真相的表示。也是因为我们当地多年来在对公检法讲真相上是薄弱环节，通过这次营救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放下自己，坦坦荡荡的证实大法，世人得救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我们的使命就会完成，师父就会少一些担心，多一些宽慰，我要努力成为师父的真修弟子，圆满回家！

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二零零九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法轮功》〈第一章 概论〉

[3]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4]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华盛顿DC法会讲法〉



冬梅

笑傲霜雪法中梅
严寒之中绽花蕾
证实大法救众生
历尽寒冬迎春归

• 翻墙找到明慧网

自由门电脑版: <https://j.mp/fgp88>

自由门安卓 VPN: <https://j.mp/fgv88>

无界一点通（安卓）：<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无界浏览电脑版: <https://s3.amazonaws.com/693/u.exe>

明慧网成立于一九九九年六月，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发表关于法轮功真相的第一手信息，维护和弥补迫害环境下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